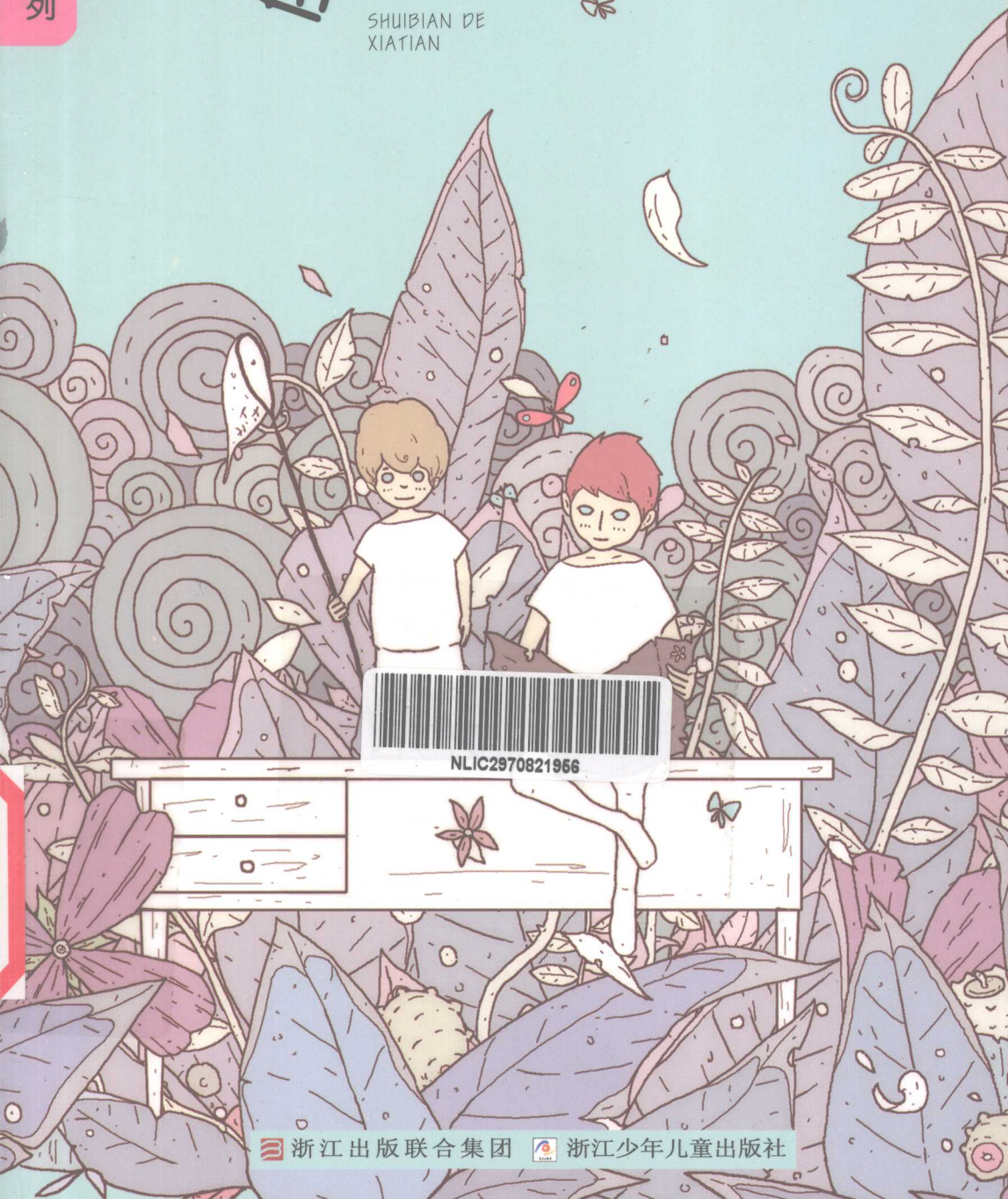


梧桐街·暖涩系列

张国龙 © 著
ZHANG GUOLONG

水边的夏天

SHUIBIAN DE
XIATIAN



NLIC2970821966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张国龙◎著
ZHANG GUOLONG

水边的夏天

SHUIBIAN DE
XIATIAN

大学园区图书馆
藏书
NLIC



NLIC297082196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边的夏天/张国龙著. —杭州: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 9

(梧桐街·暖涩系列)

ISBN 978-7-5342-7012-3

I. ①水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09914 号

梧桐街·暖涩系列

水边的夏天

张国龙 著

责任编辑 王宜清 陈 曦

美术编辑 周翔飞

封面绘图 林哲插画工作室

内文插图 皮痞祖工作室

装帧设计 小飞侠工作室

责任校对 倪建中

责任印制 吕 鑫

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

网址:www.ses.zjcb.com

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×980 1/16

印张 13.625 插页 4

字数 104000

印数 1—10000

2012 年 9 月第 1 版

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42-7012-3

定价: 18.00 元

(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)

■ 和我的学生们在一起。



■ 为人师表不一定正襟危坐。



尽管好的文学作品的标准并非单一，但我笃定情感至上，能引起共鸣，乃一切作品必不可少的要素。



■ 出席会议发言中。



■ 在自己的书房里创作。

张国龙 © 珍藏相册

梧桐街·暖涩系列

水边的夏天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胡同星星点灯	1
第二章	飞离彩云之南	22
第三章	渔父渔歌	39
第四章	鲲鹏怜惜夏天	68
第五章	失败大逃亡	99
第六章	共同的家	129
第七章	今宵同入梦	174
后 记	寄放六岁那年的我	210

第一章

胡同星星点灯

1

又是酷暑。但，柳笛的心怎么也热不起来。

许多话一直憋在心里，柳笛想对鲲鹏说，却一直没说出口。当然，也因为柳笛不知该怎样说。

近一段时间，鲲鹏就像夏日的天气，忽风忽雨，阴晴不定。

那天上午，柳笛在楼下与鲲鹏邂逅。鲲鹏目无下尘，一脸冷漠，好像根本不认识柳笛。

“Hi! Hi! 鲲鹏!” 柳笛满脸堆笑，大声招呼。

鲲鹏居然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只是用鼻孔里喷出的“哼哼”声回应柳笛的热情洋溢。

那一刻，柳笛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，突然被主人莫名其妙地踹到了门旮旯儿。柳笛郁闷死

了，心情糟得比这黑色七月的鬼天气还要糟糕两百倍。

柳笛弄不明白，鲲鹏究竟是哪根神经搭错了地方？

柳笛不由得想起，妈妈经常抱怨柳笛那总是一本正经总是拉着马脸的爸爸时所说的话——“谁借你谷子却还给你糠了？”

要是柳笛没记错的话，鲲鹏差不多半个月没去她家玩了。

柳笛只好在心里恶狠狠地咒骂：“鲲鹏，你这个小神经病，中考结束后，你凭什么突然对我不理不睬？你又不是什么星儿什么腕儿的，你摆什么谱？哼，你不是常常以‘男子汉大丈夫’自诩吗？你算什么男子汉？莫名其妙就把自己变成了‘狗不理’包子，没劲死了！”

柳笛都快患偏头痛了，但还是搞不明白鲲鹏为什么突然就变成了现在这副缺心少肺的模样。鲲鹏真是变了呢，非常陌生。倘若有人问柳笛鲲鹏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，柳笛又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。反正柳笛感觉鲲鹏就是变了，怪怪的，让她很不爽！

从上幼儿园到初中，柳笛和鲲鹏就在一起玩，玩得差不多混淆了性别。鲲鹏不像别的男生那样，一上中学就不和“女的”玩了。柳笛也不像和她要好的那些女伴那般，和鲲鹏等“男的”保持一段神秘兮兮的距离。

“鲲鹏，你是有意躲着我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我又不是练举重练拳击练摔跤扔铅球掷铁饼的那些彪悍生猛的女的！莫非是我不该问你中考的事儿？”柳笛险些把她那颗别人都认为绝顶聪明的脑袋想破了，仍然琢磨不出她在什么地方冒犯了鲲鹏“男子汉大豆腐（大丈夫）”的尊严。

2

那天，柳笛在小区门口撞见鲲鹏。

柳笛一如既往，亲热地拍了拍鲲鹏的肩膀，说：“Hi！鲲鹏，你考得还好吧？”

柳笛真没别的意思，她只是顺便问一问。虽说柳笛一向学习优秀，很明显，如此重要的考试她还是轻松不起来。考试结束快一个星期了，她一直忐忑不安。即或在睡梦中，她还坐在考场里。不是看不清试卷，就是什么都不会，浑身冷汗。

柳笛想找人聊聊，也许，她会轻松一点儿。

“考得好还是不好反正就那样了，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？你们女的就是多事儿！考都考过了还提那碴儿，你烦不烦？该干吗干吗去！”鲲鹏一把撻开柳笛的手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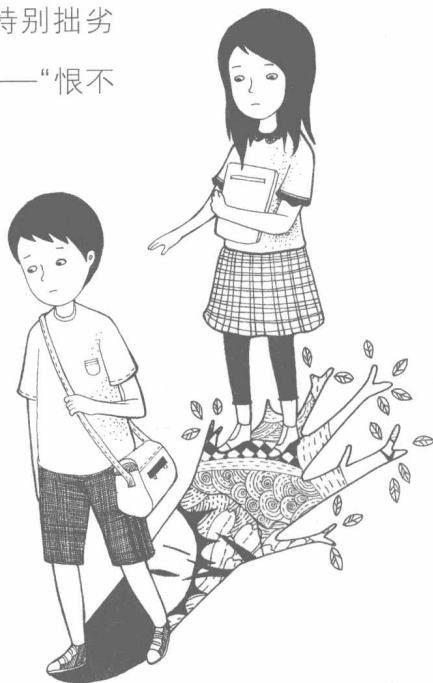
恶声恶气。

柳笛宁愿双耳失聪，也不愿听见鲲鹏所说的话。如同当头一棒，打得柳笛眼冒金星找不着北。

柳笛呆立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足足有十来分钟。那一刻，她尴尬得如同那些特别拙劣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——“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”，又像是变成了南极大陆上最为蠢笨的一只企鹅。

鲲鹏一向温和。楼上楼下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都夸他懂礼貌，是少见的乖乖男生。

“别理他，他有病吃错了药！”柳笛在心里恶狠狠地痛骂，“我要不这样发泄发泄心中的郁闷，我可能就只有华山一条道了——一头撞在绝壁上，肝脑涂地，一命呜呼！但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庆幸的是，我还算站直了，没被他的话噎趴下！”



当鲲鹏的身影消失在楼道深处，柳笛噙着泪，继续恶毒妇般在心里咬牙切齿地咒骂：“白痴弱智发神经吃错了药疯牛病突发……”

这事一直横亘在柳笛心头，恰似一不小心吃出了一只苍蝇。

柳笛在博客里发誓：

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冤大头。

KP，从此我不会再理你了，直到你变成了一个须发皆白的糟老头子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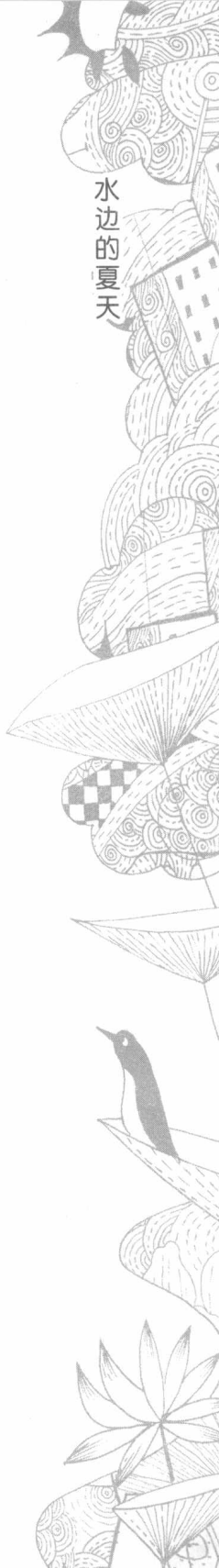
柳笛至今还怀疑鲲鹏的“男性更年期综合症”是不是提前到来了。难道他比她那刚过五十就“病毒”发作的老爸，还提前了四分之一世纪？！

3

今天是领中考成绩单的日子。

柳笛在学校里碰见了鲲鹏的父亲，打听到鲲鹏考得一塌糊涂。

柳笛真的替鲲鹏难过。她相信，鲲鹏拽着那张悲惨



的成绩单，肯定浑身会不停地冒虚汗。看来，这个七月对于鲲鹏来说，的确是黑色的。绝望的他，一定像一只乌鸦，在茫茫黑夜里茫然失措地扑腾。

柳笛是绕道从学校回家的，怕的是与鲲鹏狭路相逢。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向他表示安慰。其实，从拿到成绩单到现在，她都想笑呢！要是谁说她小人得志，她也没什么好反对的。她就是想笑！而且，她也就的确躲着同学们偷偷地笑了。可是，当她看见那些和鲲鹏一样考得惨不忍睹的同学死灰色的面色，她又实在不好意思春风扑面。

三年“浴血”奋战，夜以继日的熬煎，柳笛终于可以昂首走进四中那高傲的校门了。只要她一如既往再忍受三年“非人的折磨”，等待她的肯定是北大、清华或复旦的录取通知书。

柳笛现在总算是理解了鲲鹏近一段时间的反常。

其实，鲲鹏上不了四中上不了重点，都在柳笛的预料之中，因为他好像从不曾有过远大的目标。理所当然，他不会像柳笛那样朝着梦想努力奋斗。

可是，柳笛认为，再怎么讲，鲲鹏也该能考上普通高中吧！鲲鹏也真够差劲儿的！怎么只考了那么一丁点儿分数，居然上职高都有点儿悬？

柳笛现在知道了，鲲鹏其实还是在乎考试的，尤其在乎像这种大人们所谓的“可以决定你们将来的命运和前途的考试”。鲲鹏其实早就预料到了考试的结局，难怪那天柳笛一提考试，他就不问青红皂白冲柳笛发火。



不过，柳笛还是认为，即便鲲鹏心中如同爬进了一条长长的毛毛虫般不舒服，他还是没有理由对她不理不睬。

“鲲鹏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你凭什么迁怒于我？”柳笛百思不得其解，“当然，我现在已经完全原谅了你，没

有任何理由，反正原谅了就是原谅了。但是，我还是有好多话想对你说。我觉得我也有点儿不正常了，这种反常的感觉我想是没人能懂的！”

柳笛不敢主动去找鲲鹏，她害怕再碰上他犀利无比的浑身“荆棘”。

不知怎的，柳笛现在突然觉得鲲鹏很可怜。她真心想安慰他，向他表示发自肺腑的理解。但她隐约知道，他肯定不愿接受廉价的同情。

“鲲鹏，我对你的同情百分之三百源自灵魂深处。可是，除了我，谁会相信呢？”柳笛暗自念叨。

这次考试鲲鹏可算是把锅底都砸穿了。柳笛不敢想，他怎么向他爸爸妈妈交代？鲲鹏的父亲是一所著名大学中文系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鲲鹏的母亲也是一所著名大学历史系的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他们一定想不明白，怎么会生出鲲鹏这样一个连上职高都悬的儿子呢？

鲲鹏的父亲母亲和柳笛的父亲母亲是老朋友。以前，鲲鹏的父亲母亲到柳笛家玩，和柳笛的父亲母亲提起鲲鹏就会唉声叹气。听他们那口气，好像鲲鹏要是没出息，他们活着也没多大意思。这一次，他们自然更会觉得脸没处搁了吧？

柳笛很想知道鲲鹏现在在哪里，在做什么。

柳笛琢磨：“如果我是鲲鹏，我一定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拼命痛哭，痛快淋漓地宣泄掉心中的烦闷。然后，仔细想想，下一步该做些什么。最好主动和爸爸妈妈谈一次，告诉他们我会从头再来。”

鲲鹏会这样做吗？

柳笛真的很担心鲲鹏从此消沉下去，自己再把自己打倒在地。

柳笛想给鲲鹏打电话。拿起话筒，却不敢拨那几个烂熟于心的数字。

鲲鹏现在最需要听些什么？柳笛心里没底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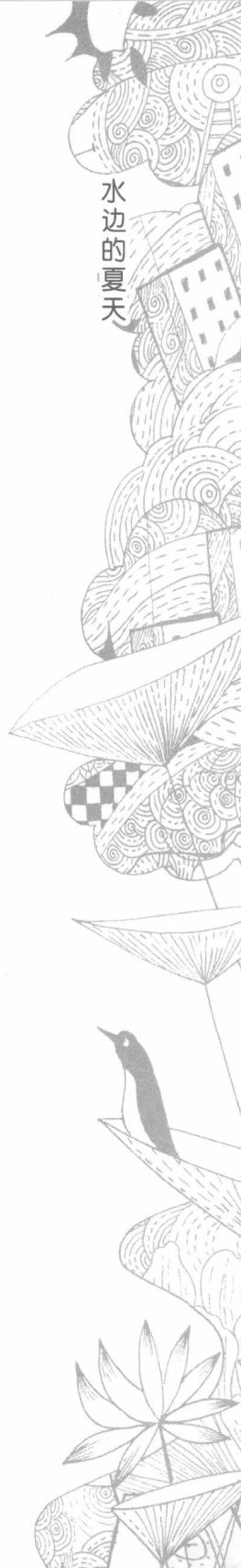
4

欢乐的日子其实也不是很好打发的。柳笛想拜托全世界的好心人，千万别说她矫情。

有谁愿意听听柳笛这些天是怎么过的呢？除了高兴之外，她就是为鲲鹏担心。她总是忍不住想：“假如我是鲲鹏，怎么能够把这暗无天日的假期蹉跎？”

爸爸妈妈破天荒地任由柳笛折腾。

柳笛不是一个特别能玩的人。黄海滴等几个死党，



早已飞向祖国的大江南北。天地任逍遥啊！

柳笛的爸爸妈妈忙着赶课题，没时间陪她出去散心。

柳笛的爸爸妈妈异口同声：“这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顺利迈出一步，还不值得特别庆贺。”

柳笛很想立即晕倒！在要求她学习优秀方面，爸爸妈妈如同得了甲亢，胃口大得和非洲大象无异。

外面热得像蒸桑拿，柳笛从早到晚只能闷在家里，吹着空调胡思乱想。她倒是老上网，偶尔和那个网名叫“冻断腿也要穿裙子”的网友神侃。

“冻断腿也要穿裙子，你可得帮帮我，我想笑可我不敢笑！我想哭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哭。Help me！”

“呵呵！咖啡猫，那还不好办吗？你先拼命笑，最好把脸笑烂。然后，你再扯开嗓子拼命哭，直到把泪腺哭瘫痪为止！哈哈……呜呜……”

“别逗了，冻断腿也要穿裙子，我说的是真的！我不是开玩笑，我郑重其事地向你发出了 SOS 信号呢！”

“咖啡猫，我说的也是真的，我也不是和你开玩笑。算了吧，你别拿我开涮了！考上了四中，你还不知足？你这不是‘有肉吃还嫌肥’啊？”

.....

柳笛觉得挺无聊挺没劲的，这种感觉，冻断腿也要穿裙子哪里会懂？！

柳笛想给鲲鹏发一封“伊妹儿”，可她最终没这样做，不知道为什么！

柳笛打开博客，好些天没写一个字了。此刻，她百无聊赖敲打出了这样一个句子：

从此，雨点滴滴答答落进心田！

5

老天爷脾气古怪得如同旷夫怨女，用铺天盖地的雷鸣和暴雨把这座城市折腾得死去活来。

柳笛喜欢阴天和雨天，尤其喜欢在阴天和雨天里打开种种纠结的心事，自艾自叹，顾影自怜。此刻，久立于窗前的柳笛，感觉世界即将毁灭。

可想而知，柳笛的情绪异常低落，就像跌入了世界最低点——马里亚纳海沟。想哭，无缘无故就是想哭！好几次了，她披头散发，疯妇般冲着暴风雨中垂死挣扎的歪歪扭扭的榆树哭。哭够了，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了，

但轻松无比，慵懒地瘫在床上，思绪信马由缰。

说起来真是好笑，柳笛现在动不动就喜欢回忆过去。别笑话她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，反正她觉得自己已经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沧桑呢！

柳笛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人。而且，她还认为一个人深刻与否与年龄无关。

柳笛对妈妈说：“妈妈教授，我想写一部回忆录！”

妈妈以为听错了，惊诧莫名：“你要写什么？”

“回忆录！Biography！瞧您大惊小怪的！我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题目我都想好了，叫《我不知道》。难道有谁会觉得这个题目不‘酷’吗？”柳笛一本正经，煞有介事。

妈妈只顾整理手头的稿子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你这是典型的‘少年不识愁滋味’呢！你才经历多少啊，你就想写回忆录？你能写些什么呀？”

柳笛恨不能举三只手反对妈妈。妈妈虽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历史学研究专家，可在柳笛看来，妈妈永远也研究不透自己唯一的女儿。

柳笛芜杂的心事妈妈哪里会懂？

“笛儿，你已经考上四中，这个暑假完全交给你自由支配，你睡着了都应该笑醒，你干吗还没事找事闷闷